

# 波斯诗圣 菲尔多西

潘庆龄 著 重庆出版社





# 波斯诗圣 菲尔多西

潘庆舲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潘庆龄 著  
**波斯诗圣菲尔多西**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75 插页9 字数126千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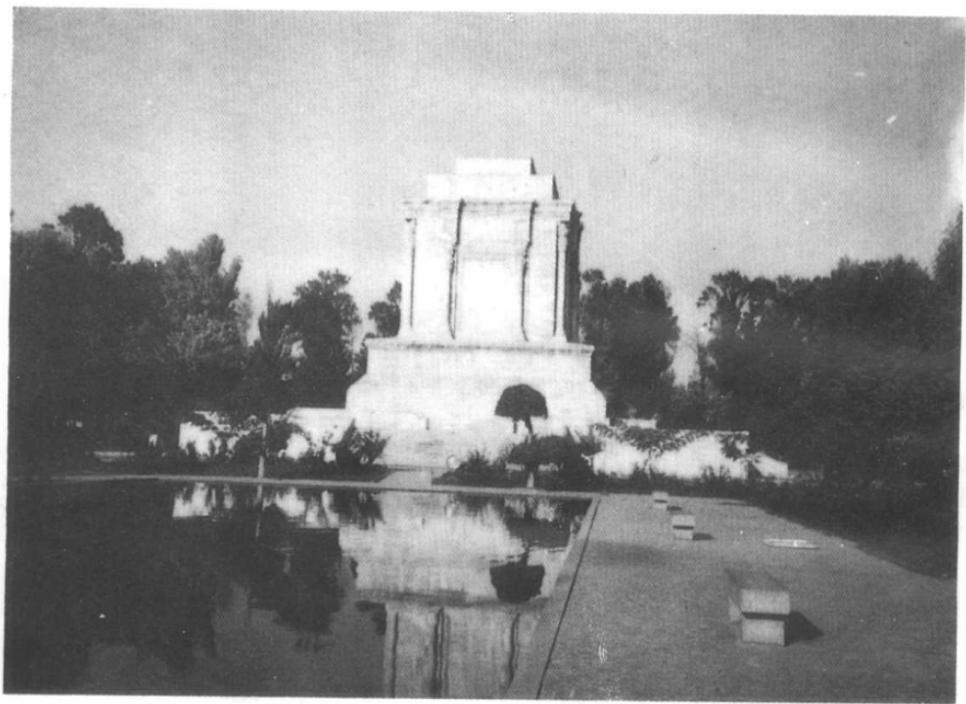
ISBN 7-5366-1400-4/I·253

定价：4.30元



菲尔多西雕像

三/五/一



今日菲尔多西陵园

و سیرت مختاران را شتی کی روز با فریادگان نشسته بود کنست و هم باید تاریخ سیان باشد  
و متواتایی دارند بکوشند تا در جهان یاد کاری یافته و پس از مرگ نامشان باقی بود عین اسرار است  
که از پر اورور کنست از کری افسروان چنی زمانه است که از سیچ پادشاه ایران نمانده است  
ماهون کنست چه مانده است کنست ناما از سد و سستان پاورد و با صد غزو و درم سریش کرد یعنی  
آن ناما را خواست و آن داستان طلب کرد چون بدید و پر خویش با فرمود ما زبان پهلوی  
پهلوی زبان تازی کرد از پر بزی طبیع از مندیوی یه پهلوی کرد بیرون نام او زنده شد پس از مرد  
ابو حضرت احمد بن حنفیه خوش امتش کشته خواست خواجه برالعلی با فرمود ما زبان  
تازی پهلوی پارسی کرد ایند تاین نام بدرست درمان اغرا شد و شرکی دست بدراند  
زدن و دودی شاعر را فرمود تا نظم اورده و طلبد و منس دره بان خود و زرک انداد  
ونام او بین نام زنده گشت واژوی یاد کاری یافته بسیان تصاویر افق و زندگانی کی  
پیدیدن و خواندن او میل شد می بین این صور عین از ارق و روی با فرمود زرک نشید

中世纪珍本《王书》



جهستی کاره و بود خودی	مشت زدن بخت کارش	گونه از این مان بمنکم
سری کرست کردند همچنین	بود کرسنده تپان تقا	درویزین بخت پرمهش
جان باش از کوکره شکم	پیش بسیاره نهان	جوان بزند عفت بان یاده
گون کشت در اگری از دشنه	گونه از شده دهست	

波斯文版《王书》插图之一：传说中的凯一卡乌斯异想天开，打算直上青天去征服苍穹



波斯文版《王书》插图之二：传说中的波斯民族英雄鲁斯塔姆正在驯服巨象



英文版《王书》插图：传说中的  
波斯民族英雄查里与鲁德珮幽会



“卟……”一剑鱼肠，扎在他肩上。

# 仅仅是菲尔多西初探

(代序)

波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名字！乍一听，不觉感到她是——既古老、陌生，而又遥远，可再仔细想一想，却是那么熟悉、亲切，而又须臾不可离。不信，举目四顾，我们眼前就有许许多多东西，一点儿都不陌生：原来它们来源于波斯，或是最初经由波斯传入我国，比如说，葡萄、菠菜、苜蓿、无花果、胡萝卜、胡椒、胡瓜（黄瓜）、西瓜、薄荷、蓖麻、水仙、茉莉、石榴等，林林总总多达40种以上。当然罗，这儿还得包括举世闻名的《一千零一夜》（一译《天方夜谭》），几乎已在我国家喻户晓。众所周知，《一千零一夜》里的许多故事，就是直接来自波斯故事家的口头创作，“惊人的完美地把东方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五彩缤纷的幻想力表达出来了”，因而被世人誉称为“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①

①引自《高尔基论民间故事》一文，原载《一千零一夜》俄文版序言，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波斯(自1935年起改名伊朗)是一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她位于亚洲西部，扼守东西交通要冲，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东西方文化又在这里汇合交融，孕育发展，从而形成了灿烂的、独特的波斯文明，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我国自古以来和波斯就有着友好往来和传统友谊。根据我国古代史籍记载，远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武帝“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今中亚细亚巴克特里亚)”<sup>①</sup>，张骞的副使到达安息国。安息国即是古代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国(今日伊朗北部)，当时版图遍及整个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sup>②</sup>，乃是称雄西亚的大国。帕提亚君主名叫阿萨息斯(Arsaces)，我国按音译成安息，所以，我国在汉代就称伊朗为安息国(在唐代则称波斯国)。公元73年，东汉和帝时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往大秦(罗马帝国)的副使甘英，曾经到达安息国。自此以后，中波两国之间使节和民间友好往来络绎不绝。公元124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承父志，出使西域，也到过安息国，并著有《西域记》一书，对安息有过记载。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经由波斯通往罗

① 见我国《汉书·释老志》。

② 伊朗高原包括今日伊朗与阿富汗国土。两河流域，指位于今日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区——美索不达米亚。

马帝国的、横贯亚洲的陆上交通线。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国大量丝绸都是经过上述陆路交通线，源源不绝运往西方（欧洲）的，所以，经由波斯的这一东西通道，也就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经济上频繁往来，必然促进中波两国文化、艺术、思想交流。比方说，我国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著作，最早就是通过西域波斯人（而不是身毒——印度人）进行的。早在东汉桓帝建和初（约在公元148年）高僧安世高就译出了《明度五十校计经》。安世高，又名安清，即是安息人。他博学多识，相传为安息国的太子，出家修道，游化西域各地，于公元148年到达我国洛阳，不久即通华言（汉语），译出《大安般守意经》等共35部41卷。梁皎慧《高僧传》以“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对他的译本给予好评。其后，来自月支、廉居（均在今日中亚细亚）的高僧支娄迦谶、安玄、支谦等人，都对我国译经事业作出了贡献。

以上这些史实，都是中波两国往来和友谊的最好见证，在历史上对促进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过巨大作用。有趣得很，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阿拉伯人入侵波斯，波斯国王伊嗣候遣使来唐献异兽，并求援助。唐太宗不愿轻启战端，未许。651年，伊嗣候被刺死于木鹿。波斯萨珊王朝覆亡。661年，其子卑路斯曾

经亲自赴唐，乞师复国。当时唐高宗给予他很高礼遇，敕封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并派兵遣将护送他回国，但未能成功。后来卑路斯被授予右武卫将军，最终卒于中国。当时曾有很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最后就在中国各地落籍，归化为华人。比方说，公元9世纪我国五代前蜀著名词人李珣，即是波斯人的后裔。李珣的词自成一格，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他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花间派”词人之一。李珣又精通医道，所著《海药本草》，曾被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由此可见，汉唐以来，中波两国由于文化艺术上交流频繁，从中都取得了有益的借鉴与丰富的滋养，各自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杰作，种类繁多，成就辉煌，也可以说居于当时世界文化艺术的顶峰。可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阻挠，中波两国之间的友好联系和文化交流被迫中断，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外国文学作品才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当时我国许多优秀的作家、文学家，几乎一身两役，同时也是出色的文学翻译家。尽管当时介绍的域外文学，东方文学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但是我国新文学先驱为促进中外文学交流毕竟作出过贡献。比如，鲁迅先生曾经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的序言，直接谈到了这位誉称为东方大哲之一、波斯祆教始祖琐罗

亚斯德(约公元前660—前583年，我国宋代高僧志磐《佛祖统记》中则译为苏鲁支)的一生业绩。郭沫若和闻一多两位先生都翻译过波斯古典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郭沫若还指出鲁拜诗(四行诗)类似我国旧诗中的五言或七言绝句。多年前，杨宪益先生又从比较文学观点撰文，进一步指出了鲁拜诗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上述两种诗体之间有着如此类似的特点，我们不难推想，这正是同古代中波两国人民在思想文化上密切沟通交往分不开的。

50年代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国内文学界也需要了解富有民族特色的东方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我就从翻译介绍西洋文学转为翻译介绍东方文学。从那时起，我开始摸索学习波斯文学，陆续译出《鲁达基诗选》、《波斯短篇小说集》、《赫达雅特小说集》、《九亭宫》(古代波斯故事集)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可是，由于波斯诗歌特别富有艺术魅力，素有“诗国”之称——正如德国大诗人歌德在赞叹波斯古典诗歌后所写的名句：“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倘佯/谁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前去诗人之邦”<sup>①</sup>那样——早在60年代初，本人就一面开始撰文介绍举世驰名的波斯八大古典诗人鲁达基、菲尔多西、莪默·伽亚谟、尼

---

① 歌德著名诗集：《西东诗集》。

查米、萨迪、鲁米、哈菲兹、贾米的杰作，着手选编《郁金香集》（亦即《波斯古典诗选》，由于“史无前例”的十年，迟至1983年才问世），一面则突出重点，翻译介绍波斯诗歌艺术大师——比如说，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英雄史诗《王书》（一译《列王纪》）而成为波斯文学史上震古烁今的诗圣菲尔多西——的生平创作。于是，我精心选译了菲尔多西《王书》中最脍炙人口的精采篇章之一（亦即传说中波斯民族英雄鲁斯塔姆误杀其子这一人间悲剧），后来在戈宝权先生热情激励之下，于1964年率先在国内出版。季羡林先生读后颇为赞赏，给我来信时还这样写道：过去只知道《王书》是世界名著，至于具体内容就不太了解了，如今有幸读到了中译本，真可以说“尝鼎一脔”！为此，本人打算从《王书》中再精心选译，出一个比较完备的译本，讵料由于“十年浩劫”，始终未能实现。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可能重新选译《王书》与撰写专著《波斯诗圣菲尔多西》。

波斯文学史家历来认为：波斯古典文学真正出现黄金时代，是在中世纪，即公元10至15世纪。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以及蒙古人入侵后建立的伊儿汗王朝统治期间，每一个时代都涌现出许多卓越的波斯诗人<sup>①</sup>，他们写出

---

① 波斯中世纪诗人众多、人才辈出的状况，竟使许多西方

了许多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形式众多、风格迥异的诗歌作品，在文坛上呈现出争妍斗艳的奇观，甚至被西方学者誉称为波斯的“文艺复兴”。但是，波斯文学史家明确无误地指出，丰富和发展了波斯大型叙事诗（英雄史诗）的，却是从10世纪50年代到11世纪20年代之间厥功奇伟的波斯诗圣——菲尔多西。

菲尔多西（940—1020）在西方学术界已被公认为世界上五大诗人之一（其他四位即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sup>①</sup>，歌德、海涅、普希金等都写诗著文歌颂他，足见他在全世界声望极高。诚然，作为波斯民族英雄史诗始祖，菲尔多西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他历时35个春秋所写出的英雄史诗《王书》（目前尚存十万行左右），是波斯古典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在《王书》中描述了阿拉伯人入侵前三千余年的波斯历史，中间穿插了许

---

大诗人亦为之惊倒。歌德在《西东诗集》中这样写道：“波斯人认为他们长达五百年涌现的诗人中只有七位是杰出的，其实，就是在他们没有提到的波斯诗人中，有许多人也是超过我的。”由此可见，波斯中世纪诗坛上才人辈出，群星灿烂的盛况。

① 6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亲口告知，30年代他负笈德国时，西方著名学者即有上述提法，由此可见菲尔多西在世界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不过，个人觉得上述提法显然不尽妥当，主要是西方学者受到“欧洲中心论”影响，评论东方诗歌历来有失偏颇。至少把诸如屈原、李白、迦梨陀娑等中国、印度大诗人排除在外，很不公允。